

张颂文姜武对决 《扫黑·决战》超前点映口碑佳

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

由张颂文、姜武、金世佳、李倩等主演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《扫黑·决战》将于5月11日上映。在“五一”档的十多部新片中，《扫黑·决战》的预售表现及首日排片并不亮眼：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，截至4月27日14:30，该片预售票房398.3万元，首日排片为5.6%。近日，《扫黑·决战》在全国多个城市开启超前点映，其中一个目标或许便是借首波口碑来推动五一档的排片。

近日，记者参加了该片的广州超前点映。作为首部展现全国扫黑办督办案件的影视作品，影片总体质量令人惊喜。该片有大量真实事件和案例作为基础，节奏紧凑，风格写实，张颂文和姜武两位演员的出色表现也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，或能吸引一批对此类题材感兴趣的观众。

风格平实但有“爽”感

《扫黑·决战》讲述了扫黑除恶专案组组长宋一锐(姜武饰)带领组员进入魏河县调查的故事。他们从一宗强拆案入手，与黑恶势力展开激烈斗争，一步步揭开腐败官员利用公职权力充当“保护伞”的犯罪事实。影片以全国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的部分真实案件为原型，采用平实的拍摄风格，避免猎奇，情节显得颇为真实有力。

作为一部商业类型片，《扫黑·决战》的故事节奏颇为紧凑，影片后半段曹志远暴露真面目情节，才显得既在意料之外，又在情理之中。



姜武(中)饰演扫黑除恶专案组组长

“广州最帅数学老师”签约英皇娱乐后续

校方回应陈凯洲出道：他有冲劲，我们全力支持

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

近日，英皇娱乐大湾区总部落户广州，“广州最帅数学老师”陈凯洲签约英皇娱乐的消息成为城中热议话题。昨日，《羊城晚报》娱乐新闻版报道了陈凯洲的出道内幕(详见4月27日A11版《独家还原“广州最帅数学老师”陈凯洲出道历程：训练至深夜，备课到凌晨》)。今天，我们通过采访陈凯洲及其经纪人和广州第一中学校方代表，回答外界关于陈凯洲出道的三个热点问题。

问题1：学校支持他出道吗？

校方认为他“能代表一中教师队伍的形象”

一边当老师一边从事演艺工作的陈凯洲，无疑是现在年轻人口中的“斜杠青年”。他说：“有些人可能觉得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够了，但我认为，人生不过几十年，为什么不多做些事情、丰富自己呢？”广州一中副校长陈艳娟说：“我听取陈老师的想法后，认为学校应该全力支持、鼓励他。我们一中老师都应该拥有勇于追求理想的冲劲。”在广州一中初中部教导处副主任蔡文勇看来，陈凯洲是一位“四有”好老师，能代表一中教师队伍的形象：“他有理想信念、有道德情操、有扎实学识、有仁爱之心。”

问题2：会影响教学质量吗？

经纪人要求“班级成绩不能跌出年级前三”

广州一中初九班班主任梁老师坦承，陈凯洲走红之后，部分学生家长有顾虑：“大家都感觉很新奇，也很支持陈老师的演艺事业，不过也有人担心他忙不过来，影响课堂上的教学质量。”对此，陈凯洲如今的经纪人——英皇娱乐大湾区总经理彭敏莹，早在陈凯洲签约之前便对他提出严格要求：“我给了他一些压力，要求他带的班级，成绩不能跌出年级前三。”梁老师也透露：“虽然陈老师事情变多了，但关于学生学习的问题，他依然会跟我及时沟通，作业、试卷都会认真批改，我们班的数学成绩也不错。”



陈凯洲在车上批试卷



陈凯洲形象积极正面

问题3：他会继续当老师吗？

本人决定“下学期不再担任跟班数学老师”

陈凯洲刚在网络走红时，副校长陈艳娟曾问他：“你会离开学校吗？”陈凯洲当时便承诺：“我会继续在一中当老师。”但如今看来，想同时保持演艺和教学的高强度工作节奏，终究不是易事。陈凯洲透露：“我教完这个学期，下学期不会继续担任跟班数学老师。我可能会申请每周上一节奥数课，或一节学校第二课堂。”蔡文勇也透露：“下学期，学校会给他安排一些形象宣传工作，同时根据他的意愿，安排他接受心理学培训，让他未来可以教心理健康课。”

E-mail:hdxxs@ycwb.com

羊城晚报 花地·小小说

2021年4月28日/星期三/文化副刊部主编 责编 邓琼/美编 丘淑斐/校对 李红雨

同意不同意？

□魏炜

彭磊磊和陈倩交往了一年多，感觉不错，想着该让双方家长见见面了。家长若是有意见，那就可以谈婚论嫁了。

一般的家长见面，都是选个不错的馆子，边吃边聊。可陈倩回去跟她爸妈一说，陈老爸拍了板：“咱们到他家去吃顿饭吧！”陈倩有些犹豫：“头一回就到人家家里去吃饭，不大好吧？”陈老爸笑笑说：“我觉得好。省钱，又无拘无束。就这么定了！”陈倩只好把话传给彭磊磊。

磊磊刚好反对。于是见面的日子就定在了周六。

周六上午十点，陈家三口人准时踏进了彭家大门。彭家收拾得很干净，可以看出接到儿子的通知后，应该是全家总动员，彻底做了一次大扫除，桌椅几净，纤尘不染。厨房里也预备下了许多菜。彭老妈跟陈家人聊了没一会儿，就进到厨房里忙碌了。彭老爸带着陈家人各个房间里转转。

说是各个房间，其实就两间。彭家住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。彭老爸和彭老妈住一间，彭磊磊住一间。装修和家具都已经很老了，乏善可陈。陈老爸看完了，微微有些遗憾：“我以为你家得有个大书房呢。”

彭老爸指着柜子上方的几个大纸箱说：“都在那里了。想看的时候再捣腾出来。”

彭老妈一直在厨房里忙碌。彭老爸让彭磊磊陪着客人，他也进去帮忙。彭老妈小声说：“听他陈叔那意思，是嫌咱家房子小啊。”彭老爸撇了撇嘴，说道：“嫌就算了吧。”彭老妈也没再说话。

很快，饭菜就摆上了桌。彭老爸从酒柜里翻出一瓶酒来：“你们来了，我也借机解解馋。”彭老妈说：“那也得少喝。”彭老爸却打不开酒盒子。陈老爸接过来，三两下就打开了，看看瓶身，说：“这酒可有年头啦！”彭磊磊说：“我家老爷子爱喝酒，以前常出差，每到一地方，都要带回一瓶当地特产的酒来。”

酒香，菜也美。陈老爸尝了一口，就夸开了：“她彭妈的手艺不错呀。这酒宫保鸡丁，可太正宗了，比韵味居做的还地道！”磊磊接过话茬说：“我爱吃宫保鸡丁，我妈就想尽办法给我做好吃了。用鸡腿肉，特别嫩滑。”

陈老爸又尝了一口，接着夸：“这个小炒牛肉也好。外焦里嫩，辣而不

哈，比湘乡厨做的还好吃。”彭老爸附和着说：“对，特别好吃，还下饭！”一边说，一边给陈老爸夹了一个鲍鱼。

陈老爸咬了一口，没咬下来，鲍鱼还在筷子上夹着，他嘴边却沾了不少汁，不免有些尴尬。磊磊忙着把餐巾纸递给他。陈老爸费了些力气，才咬下一小块来。彭老妈饱含歉意地说：“差了点火候吧？”陈老爸说：“不是过了火。海鲜就是这样，看着挺厚的，好像不爱熟，但其实呢，特别嫩，过火就熟。时间稍微长一点儿，就老了。”

彭老妈尝了一口，说道：“还真是的。他陈叔，真是内行啊。”陈老妈说，老陈朋友多，遇到啥事，就爱去帮个忙，常常给厨子打下手，时间一长，倒会做菜了。彭老妈得意地说：“嫁给会做饭的男人，幸福啊。哪像我，天天做饭，还得变着花样。”陈老妈说：“说得是，说得是呀！可也怕他会做又不做，还特别挑，那可真难伺候啊。”几个人就都笑起来。

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该说孩子的事了。彭老妈看了彭老爸一眼，彭老爸却微微摇了摇头，就是不让她提的意思。彭老妈也就不好开口了。

可陈老爸又喝了一口酒，清了清

嗓子，郑重其事地说道：“我表态啊。两个孩子交往，我没意见。”彭家人先是惊愕，顿时就高兴起来。彭老爸笑着说：“我就怕你不同意，都没敢提这个事情呢！”陈老爸说：“吃完这顿饭，我就同意啦。”

几个人都愕然地望着他。陈老爸高深莫测地说道：“我为什么坚持到你们家来吃饭？就是要好好品味品味。咱这当家长的，最怕孩子将来不幸福了。特别是嫁给你们这当官的人家，更得慎之又慎。”

陈倩笑嘻嘻地问道：“爸，那你们都品味出什么来啦？”

陈老爸看了看房子，说道：“房子装修很简朴，没有奢靡气。”他又往屋里看了看：“书都放在柜子上顶了，没有骄气。”

陈老爸又看看彭老爸：“你彭叔说话不讲官话，没有官气。”他又看了看鲍鱼：“家里不常吃海鲜，这就是地气。”他再看了看酒盒子，说道：“你彭叔家里没有贵酒，说明他不受人贿赂，这就是清气。”他又说道：“他们一家三口说话很亲切，这就是和气。嫁到这样的好人家，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”

本兵进了四岔口。

傍晚，一群日本兵赤身裸体在四岔口河里嬉戏。

磨盘不能随意到河里野了。爹妈看得紧，他很不习惯。而且他恨透了鬼子。

一连几个月，他身上的痒痒虫都憋出来了，他实在憋不住了。

一天夜里，他想趁黑夜，到水里松松筋骨。于是便瞒着爹妈，偷偷跑了出去。一路上，鬼子又被他水鬼拉走了几个。

人们都谈鬼色变。鬼子被追鬼缩到城里去了。

数月后，连续几天天降大雨。三江上游带来洪水倾泻，酿成了几十年一遇的大洪水，四岔口一带成了白茫茫一片，四岔口村成了一个孤岛。

一天午后，人们看见一艘日本电船向孤岛驶来。船停泊后，下来几十个鬼子，一下子把磨盘的屋子包围起来。

磨盘正卷着被子酣睡。他被妈妈推醒后，揉了揉眼睛，突然意识到情况不妙。他拿起放在房里的梯子，三两下就爬了上去，揭开瓦面，往屋下的洪水跳了下去，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……

可怜磨盘的父母，被鬼子一枪一个，射死在家里。

四岔口的人至今才明白：哪来什么水鬼，所谓的水鬼拉人，一切都是磨盘所为。

多年之后。一天，四岔口村来了位稀客：就是当年在村里教书，如今做了大官的李先生。李先生领着村干部在山上的乱坟岗转了一圈后，在一个长了几棵苦楝树的地方筑起了一座墓，立了一块墓碑，上写：“革命烈士康磨盘之墓”。墓志铭中写道：康磨盘又名康水，1929年生于梧州四岔口村，1944年入党，从事党的交通工作。期间，利用自身潜水优势，杀死了日本水多人。后因身份暴露，转入潭溪游击区战斗，1945年在谭岭伏击战中壮烈牺牲，时年16岁。

磨盘的爹妈就对他管得更严了，晚上儿子出去

个软绵绵的东西拌了一下，竟摔了一个狗啃屎。

他爬起来摸过去，一看，原来路上横卧着一个人。

磨盘的胆子大，他并没有被吓得大叫，也没有马上跑开。他似乎听到那人发出轻微的呻吟声，便走近，一看，见是村里的教书李先生，便背起先生，一步一步走远了……

磨盘重，可以压得住野性，压得住水鬼。”

从此，康水就改名叫了康磨盘。

改名后的磨盘并没有压住野性，照样整天在四岔口的水里野。他水里来，水里去，竟练就一身好水性。他可以闷在水里，恨不得十分钟都不用换气。那时候人们去县城都是坐船来往，他脱了衣服用手顶在头上，游水去县城，还跟船比快慢呢。

用磨盘的话说：游上十里八里，还不是小菜一碟。

如果磨盘生活在今天，奥运会男子10公里马拉松游泳赛的冠军都有戏。

磨盘十五岁那年，日

磨盘

□杜观水

妈妈的菜

□谢光明

真正知道妈妈做的菜好吃，是我初中寄宿在学校食堂的时候。食堂饭菜跟我妈做的饭菜完全是两回事，同样的食材，完全不同的味道。每周周末回家，最期待的就是吃妈妈做的饭菜。充满草香味的青菜，雪白滑嫩、原汁原味的豆腐和甜丝丝的红烧肉。当然还有我最爱的排骨炖玉米，汤里红艳的枸杞或胡萝卜片的点缀，使得排骨炖玉米更是一件艺术品，让人食欲大增。

妈妈有时候会去菜市场买一些辣椒炒腊肉，炒香肠，或切碎放在鱼背上做色。“你试着吃点，这种辣椒一点都不辣。”她鼓励我。不过家人都不大爱吃辣，最后妈妈不舍得倒掉，只好自己把辣椒全吃了。此后，

妈妈再不勉强我吃辣，也很少买辣椒回来。

爷爷不碰辣，爸爸也很少吃辣，真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全家人不吃辣，逢年过节去饭店，点的菜也都是清淡的。在成都读大学，我并没有因此入镜随俗，爱上辣椒，依然对辣敬而远之。在这个空气都是辣的城市，我更加怀念妈妈做的菜。

今年暑假，跟妈妈去农村看望外婆。

“妈，菜不要放辣。”妈妈一边帮外婆捡菜，一边提醒外婆：“孩子不吃辣。”

“晓得晓得，还用你说吗？”外婆一边洗香姑，一边把我推出厨房，“丫头，坐那里看电视。”

惊悚。我无奈地朝厨房瞅瞅，向妈妈做个套拉肩膀，摊开双手的姿势表示无语。

“丫头，饿坏了吧？”外婆烧好了饭菜，问我。还好，一桌丰盛的菜肴，基本是原味的。唯独有一盘鱼，堆着高高的剁椒，像一团燃烧的烈焰，在盘子里熊熊燃烧，使我不敢直视。外婆拿起我的碗，舀了满满一碗玉米排骨汤，然后将那盘火似的鱼推到妈妈面前。

“妈做的菜最好吃。”妈妈拿起筷子直捣剁椒鱼肉，夹着红红的辣椒，一边吸着气，一边津津有味地往嘴里塞，脸红扑扑的。

“妈，你今天怎么了，不辣吗？”我目瞪口呆。

“丫头，你妈可喜欢吃辣了。”外婆看着妈妈狼吞虎咽地吃剁椒鱼肉，一脸的怜爱，转头对我说。



水乡婚嫁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□廖慧兰